

河洛春秋

河洛民间习俗 (7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民间认干亲

成年冠笄礼

认干亲这种现象现在也有，但没有过去多。现在认干亲，更多的是出于社交考虑，是为了强化友谊或扩展人脉，而过去认干亲，迷信的成分比较多。

豫西地区认干亲的多，尤其是农村人，认为小孩“八字硬”、“命不好”者，都要认干亲“相克”。给小孩认的干亲，男的称干爹或干大(音 da)，女的称干娘或干妈。小孩的父母与干爹、干娘之间则形成干亲戚关系，俗称“干亲家”。

过去认干亲还有三种情况：第一，夫妻俩多年来只有一个孩子，为了多生几个孩子，就认多子女的夫妻为干亲，这是“引”，试图“引”来更多孩子。第二，攀仰对方门第，为了拉拢关系，就与地位高的或富户做干亲戚，这是“攀”，企图“攀”上高枝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弱女子或女演员为求得大款、高官的保护，免受恶人欺负而认干爹，其中有与干爹关系暧昧的属情人关系，这是“靠”，找一个靠山，安稳度日。

豫西人多为男孩认干爹，特别是几代单传或兄弟几个中仅“收获”一个男孩者，这类

男孩使命重大，全靠他传宗接代，因此要多认干爹，有的竟然认四五个，不但要认正经人做干爹，还要认混混或劣绅做干爹，让“厉害人”保护他；不但要认人做干爹，还要认柏树、石碾、石碾、磨盘做干爹，这类“干爹”存之长远，据称对孩子成长有利。

洛阳老城、孟津等地，小孩认干亲也有直接认给神灵的。孩子满月后，将其抱到神庙，认神做干爹。认给火神爷的小孩，要从小穿红衣，直到12岁，俗称“十二红”，从鞋到帽、从靴到袜，甚至连裤腰带都是红色的，不仅单衣是红色，连棉衣棉裤也都是红色。这类孩子乳名叫“红娃”。传说火神爷没有儿子，又喜欢孩子，并且很“护犊子”，认他为干爹，能逢凶化吉，啥都不怕。

认给火神爷的孩子，每逢孩子生日，家长都要到火神庙给火神爷烧香上供，以求关照。孩子直到12周岁方可脱红衣，开始穿正常人的杂色服装。不过，最后一次上供要给火神爷敬献绵羊一只，以示还愿。

有些地方的规矩，孩子认两个干亲时，必须一个姓刘，一个姓潘，意思是“留”住孩子，“攀”住不放，使孩子长大成人。栾川人认干亲最奇，喜欢找外地人或走江湖者，说这是“长腿干大”，最能保证小儿平安。

不论认几个干爹，到12周岁那天，都要去“脱锁”，由干娘拿出她保管的钥匙，把

干儿子戴的项链锁打开，意思是孩子大了，可以打开羁绊，让他走向社会。这一天的仪式很隆重：干儿子由其生母带领，带着礼品而来：1丈2尺白布、100个大白蒸馍、10碗各色花样面食、3~5斤猪肉、1只煮熟的公鸡。到了干娘家，干儿子要先到祖先牌位前祭祀，向干娘家先人叩头。行礼时，孩子的背后放上装100个蒸馍的篮子。

行完礼，干儿子须用双手从背后的篮子里取三次蒸馍，取出多少不限，逐次递给站在旁边的干娘，生母把带来的1丈2尺白布搭在孩子身上，再由干娘取掉白布留下，并把1丈2尺红布交给干儿子带走。带来的礼肉切成两块，公鸡(必须染成红色)由孩子生母和干娘各扯一条鸡腿分开，干娘家留下一份，另外一份带走。至此仪式结束，孩子的生母请干娘一同回自己家参加孩子的12周岁生日宴席。

这种仪式非常繁琐，只有少数几个县实行。过去女孩过了12岁生日就开始留辫子，俗称“留头”，此后即成大闺女，跟母亲学做各种家务活，特别是学习女红(针线活)，从此不能在外面瞎跑，不得随意抛头露面，洛阳话叫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。

女子到了15岁，男子到了20岁，还要举行一次冠笄礼，这是成年礼，不管有没有认干亲，都要行这一礼。男子为冠礼，女子

为笄礼。

古文献上说：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，是说男子到了20岁，要行“加冠”(冠是穿礼服时所戴的一种帽子)礼，同时命字；“女子十五而许嫁，笄而礼之”，是说女子到了15岁，要行“加笄”(笄是一种簪子)礼，可以嫁人了。男女行冠笄礼后，即表明已长大成人，可以结婚。

冠笄礼在清代民间已经淡化，老百姓不再搞了，个别士绅之家仍实行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冠笄礼演化为婚礼中的一项，男子冠礼多在婚前几天择吉日举行，一般是请同族长辈来主持，在家中正屋举行简单仪式，长辈为加冠男子起字。女子笄礼于嫁前数日内举行，亦请族中长辈主持，其实也就交代几句话而已，说“你出嫁后要敬奉公婆”云云，顺带教几个行礼的动作。然后就向祖先告拜，再由本家嫂子或婶子为其“绞脸”，这是特殊修容术，用细线交互缠绞，拔去脸上的汗毛，这是姑娘要变媳妇的重要一环。

偃师、洛宁的女子，出嫁之日才在夫家加笄：结婚当晚由男女一方的嫂子给新娘梳头，把辫子盘成发髻，称“上头”或“盘头”。这样的姑娘完全是已婚妇女形象了。男女冠笄礼和婚礼仪式的结合，比较符合民间礼仪的从简原则，这是河洛习俗的一大特点。

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 (27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垫戏和加官戏

垫戏，是指正戏开唱前加演的小戏。洛阳曲子戏的垫戏，往往由丑角表演，俗称“踩场”。演员慢条斯理，好像没睡醒的样子，有的唱：“吃罢饭，心发愁，不上台子上戏楼。谁要说俺是唱戏的，俺给他戴个牛笼头！”有的唱：“有事没事上戏楼，斜着身子往下瞅。其实我啥也没看见，远处近处都是头！”

这些唱词都是演员临时编的，因此要求演员有临场发挥的本领。从表演风格看，垫戏与观众是互动的，演员不断向观众开玩笑，类似杂技演出中垫戏的小丑。

有人撰文说，有个老太太看过一场垫戏，非常有趣：台下乱哄哄的，观众还没有坐稳，便上来一个小丑，穿着七品芝麻官的服装，上场后独自坐在桌后面一动不动，锣鼓敲得震天响，可他就是不唱。台下观众等急了，给他鼓倒掌，喊着让他下去，这时他却开唱了：“那是谁家的好麦根？”

唱了这句话，他就停下了，台下又是一阵喊：“唱呀，往下唱呀！”他又不紧不忙唱了一句：“黑哩疙瘩这么一堆。”又不唱了，台下观众等急了，喊叫着让他下台，有的讥笑他，有的骂他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可小丑不着急，他要的就是这效果，仍纹丝不动坐在台上。直到后台有人给他打手势，表示正戏准备好了，他才从容地唱了最后一句：“他

一定上的是隔年糞！”哎呀！真蠢！观众醒悟过来了：原来他骂观众是一堆糞呀！大家都笑了，正戏也就开演了。

这大有趣味，说明艺人很熟悉剧场环境。因为在庙会或集市上唱戏，从来没有正点开唱过。譬如说有下午场的戏时，你问剧团啥时开演，回答：“晌午饭后开唱！”但剧团里的人吃饭有时会吃到下午两点，到演员没有化好妆，观众来得也不多。台下毕竟有一些观众了，挤挤嚷嚷，等得不耐烦，剧团为了不冷场，也为给演员化妆争取时间，就想出了个办法，唱垫戏。

唱垫戏一般是一个人，偶尔也会上来两个演员，化妆很潦草，衣帽也不整齐，就匆匆上场了。上来后惜唱，最多唱几句，主要是逗人乐，为的是压住台面。待正戏准备好后，台上的这个演员才能下场。他一下场就预示正戏要开始了——这垫戏很像宴席前的“冷盘”，是“压桌菜”，是序幕。

但垫戏很重要，剧团离不开。剧团为了生存，常常马不停蹄，转场时往往误场，这就需演垫戏。头牌演员往往因要派头而迟到，为了等他，也得演垫戏。

垫戏也出彩，由于是即兴演出，常有意想不到的唱词，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所以戏迷往往会说：今天的垫戏比正戏还好看哩！

垫戏之外还有加官戏。加官戏也是加演的戏，分为给神加官的戏和给人加官的戏。

给神加官的戏，《洛阳市戏曲志》上说：此类戏大都在庙前戏楼或戏台上演出。戏班均备有二尺长、八寸宽的黄布条，上下两端各穿一根木棍，便于展开。黄布前面写有“天官赐福”，后面写有“恭贺高升”，有的写“指日高升”和“加官进禄”。

加官戏有时在演出前，有时在演出中间，只要听到庙里鞭炮一响，戏即停演，掌班的(戏班班主)先讲明是给某庙某神加官，再唱加官戏。戏是由三个演员化妆成“八仙”中的吕洞宾、韩湘子、何仙姑，先后上场，在前台走8字形，各唱一至三板台词，全以歌功颂德为内容。此时，一个戴白面具的演员头戴相貂，身穿红袍，手持黄布条，随音乐牌子登场，展示吉语，三位“神仙”面对黄布条施礼后，下场。

给人加官的戏，一般在戏班的正本戏开演前进行，若临时发现官宦豪绅来看戏，则在演出中间楔入。台下备有桌椅、茶水，供被加官者享用，待他们入场时，戏班即放鞭炮，表示欢迎。

加官戏开演时，掌班在旁高呼：“给某某大人(或先生、大帅、将军)加官！”此时一个演员扮作天官模样，头戴相貂，身穿红袍，口

衔假面具，手持朝笏，随小锣声上场至前台。一不道白，二不开唱，只面对台下展示黄布两面之“天官赐福、恭贺高升”，然后挂于桌前。被加官者当即给戏班发赏钱，掌班高唱某大人(或先生、大帅、将军)赏赐的数目，然后“谢赏”，演员施礼下场。这样，加官戏就结束了，接着演正本戏。

若为贵夫人、官太太加官时，唱加官戏的演员改穿凤冠霞帔，其程式如前。

这些记载固然描摹了加官戏的概貌，但据我所知，这种戏早在宋代已有，宋代戏文剧本《张协状元》，在正式开演前，也有一段很复杂的序幕，演员上来先念《水调歌头》、《满庭芳》等，作为开场白，实则是垫戏，内容是讲述人生如梦和及时行乐，以便拉近与观众的距离，然后夸耀自家剧团水平如何高，接着再唱《诸宫调》一曲，这才开始演正戏。



经典洛阳
13887960279
66778866
孙钦良工作室